如何拥抱一只刺猬（下）

◆ （美）布拉德·威尔考克斯　杰里克·罗宾斯

找到“松动的砖”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说：“虽然我妈妈上了年纪，可是我喜欢的东西她也会喜欢，这就是我最爱她的地方。她从来不会觉得我喜欢的东西很可笑，或是说我只是一时的兴趣，她也从来不会认为我的审美很幼稚。”

布拉德有一位在建筑工地工作过的朋友，曾教给他一个拆砖墙的实用性方法。他的朋友是这样说的：“在垒过几堵砖墙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每堵墙都是有弱点的——都有一块松动的砖。”

我们在和那些被“保护墙”包围的孩子们接触的时候，就必须要找到这个薄弱点，也就是那块“松动的砖”。对于孩子们来说，这块“砖”可能是他们的兴趣爱好、理想，或者是有助于开发出他们潜能的能力；这块“砖”也有可能是摩托车、运动、食物、异性，甚至是一本日记。

一位来自纽约的少年，参加了在西海岸举办的一项为期一周的青少年活动计划。他的性格有些孤僻，总是喜欢一个人待着。所以他的辅导员有些担心，特意告诉活动主管说：“这个孩子只愿意待在自己的房间写日记，不太喜欢和外人接触。”那么，这是不是这个少年的薄弱点呢，主管可不可以仅凭这点就能征服这个少年呢？

当晚，在自助餐厅里吃饭的时候，主管特意坐在了这个孩子的旁边。开始，他只是和孩子随便聊一聊天，后来就慢慢地把话题转移到日记上了。

主管说：“我说的时候别人都不相信，但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就是写日记。而且我已经写了好多本了。”

“真的吗？”孩子听了，一下子提起了兴趣，“我也喜欢写日记，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于是，这个话题就变成了一个转折点。之后，这个年轻人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还逐渐地和主管以及其他人有了互动，而且在一周的活动结束之前，结交了很多新朋友。而这一切追根究底，都只是因为主管对他的爱好表示出了一点儿兴趣而已。

杰里克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患上了很严重的胃病。医生们因为查不出真正的病因，所以觉得很苦恼，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于是，为了查明是否是因为某些其他疾病的影响，杰里克只好接受多项检查来一一排除掉各种可能性。

在接受结肠镜检查的前一天，杰里克觉得特别紧张。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要接受这样的检查，又有谁会不害怕呢？整整一天下来，杰里克只吃了少许黄色的果冻、喝了些鸡汤，以及检查前需服用的柠檬酸镁，而且因为紧张，他的精神也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如果是在平时的话，杰里克在紧张的时候就会靠做运动，或是吃冰激凌来让自己冷静下来，可现在因为生病，这两样他都做不了。无奈，他只好下楼自己打台球放松一下——他平时就很喜欢打台球。

过了几分钟，爸爸也从楼上走下来陪他一起玩儿。父子俩一边玩儿一边聊天，聊着聊着，杰里克就把自己检查时很紧张的事情说了出来。说完之后，他突然觉得心里轻松多了。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他的爸爸当时没有下楼，也没有和他一起打台球的话，那么恐怕爸爸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因为结肠镜检查所经历的那种恐惧与害怕了。

一位老师以前的学生要上大学了，他被邀请去参加学生的欢送会。男孩儿穿着一套新衣服，前一天还特意理了头发，满脸自信的笑容，看起来已经为上大学做好了准备。

在男孩儿父母的印象里，他以前并不是这样干净整洁的。他不是个坏孩子，也从未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可是他却从不喜欢与人接触，更从没有过要上大学的想法。看起来似乎没有人能够融入到他的世界里，直到这位老师走进了他的生活，他的“保护墙”才一点点被打开了缺口。

后来，这个孩子的父母向老师请教，问他是如何和他们的儿子相处得这么融洽的，他们告诉老师：“我家孩子以前是从来不愿意与任何人接触的。您与他分享了什么特别的故事或是个人经历呢？还是跟他进行了一次深谈呢？”

老师笑了笑，说：“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会相信，这都是因为我无意中发现了我们俩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喜欢看老电视剧。从那时起，每到放学后他就会来找我，跟我一起聊电视剧的剧情。有时候，他还会给我带来一些被拍卖的旧道具或是服饰，或者给我讲讲那些老演员的现状。”

这位老师只是偶然间发现了男孩儿的那块儿“松动的砖”，并以此为突破点，慢慢地找到了墙的缺口——那堵把男孩儿与外界隔离开的墙上那块松动的砖。

在一次家长会上，布拉德向家长们极力推荐了这种找“松动的砖”的方法。家长会结束后，一位母亲找到了他，并跟他聊起了自己的孩子，说：“我找不到任何方法去接近我的女儿，她身上没有您所说的‘松动的砖’，即便是有，也不过是那么几颗‘松动的螺丝’罢了。”

“她一定有的，”布拉德很肯定地说，“你们聊天的时候，她通常都说些什么内容呢？”“她基本不和我聊天。”“那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在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呢？”“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去学校或者打工。”“那她会用赚来的钱买些什么呢？”“买许多的衣服。”那位母亲想了想回答道。

布拉德冲她笑了笑，说：“那么，请试着从您的这些回答中寻找答案吧。”

这里有三个问题可供大家参考：您的孩子平时谈论最多的是什么？您的孩子在业余时间都喜欢或是想要做些什么事情？您的孩子会怎样支配他们手里的钱？

如果想要找到自己孩子身上那块“松动的砖”，那么答案就在我们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中。只不过，什么时候能找到真正的答案是个时间问题，需要我们拿出信心和耐心去不断地进行观察和思考，直到找到正解为止。

在和孩子们接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为了保护自己，会为自己筑起一道“保护墙”，就像是刺猬受惊后竖起全身的刺一样，不希望其他人靠近。所以，要接近这些“刺猬”，我们就不能有所保留，而是应该除去所有“伪装”，和他们面对面直接交流；此外，还要尽可能避免冲突的发生，这样才能尽早地“倾听他们的哭泣”，发现孩子们内心的想法和需要。

只要找到了那块“松动的砖”——也就是那件他们最喜欢做或是谈论的事情，那么他们自然就会接受你了。然后你需要做的就是倾听、开诚布公地交流，以及陪伴。假以时日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可能会随时给你带来意外的惊喜；甚至哪怕是你付出的最微小的努力，也会获得他们一个满意的回报。

（摘自《如何拥抱一只刺猬》武汉出版社2016年7月版）

细说孙中山家族

沈飞德

56.《建国大纲》影印件展出

经向蒋询问，孙科才得知《建国大纲》已被收藏在“国父纪念馆”。对于蒋介石这种没征得自己同意擅作主张的做法，孙科十分恼怒。他连忙去找负责此事的蒋介石机要秘书秦孝仪交涉，表示要索回自己的珍藏。自然，此事非同寻常，秦孝仪不敢自作主张将孙中山手书还给孙科，但不还又说不过去，怎么办呢？最后秦孝仪提议，由他负责将此书影印二十部赠送给孙科，手书仍由当局收藏在“国父纪念馆”。此时，孙科觉得加以拒绝也无道理，只好表示同意。但后来当孙科拿到影印本时，却发现书后国民党元老的题跋中，汪精卫和胡汉民的手迹被抹去了，异常恼火。但事已至此，孙科再有异议也无用，只好默认了。如今，孙治强把传家宝郑重其事地赠送王弘之和王蕙，这无疑是把他们姐弟俩视为孙家传人了。对此，王弘之有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他当即与表兄一起手捧传家宝合影留念。

2009年6月2日，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奉安80周年，“永恒的丰碑——纪念孙中山先生文物文献展”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举办，王弘之夫人李云霞提供了孙治强赠送王弘之的《建国大纲》影印件展出。

宴会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进行。王弘之和姐姐分坐在表兄孙治强左右。席间，孙治强向王弘之表达了回大陆定居的愿望，请表弟回去后向有关方面带个口信。王弘之当即表示：“表哥，我一定把你的想法带给有关方面。”这次宴会令王弘之终生难忘。翌日下午，他在姐姐陪伴下，到阳明山新园街1号回拜表兄孙治强，并宴请表兄全家。

王弘之回大陆后，即向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等部门汇报了孙治强回归大陆的愿望。1992年7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了身为美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的孙治强和夫人林伦可，并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来上海时，孙治强夫妇还由市委书记吴邦国作陪游览，并瞻仰了孙中山故居。1993年1月18日，孙治强又来上海出席了纪念宋庆龄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

孙婉一生两次婚嫁，生有四个儿女，分居在大陆、台湾和澳门三地。其中她与戴恩赛所生的儿子戴永丰最小，去世却最早；女儿戴成功一直在澳门陪伴照顾母亲，终生未嫁。1979年6月10日，孙婉病逝后，澳门南光贸易公司通知戴成功，表示从1979年7月起停发每月给她和母亲的三千元港币生活费。为此，她于6月29日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写信，诉说生活困难，希望继续得到照顾。

1982年5月，戴成功还与司徒倩一起应宋庆龄基金会邀请，赴京参加宋庆龄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她们还到上海，到宋庆龄墓前祭扫，并去看望哥哥王弘之一家人。同年12月，她们再到上海，又去看望王弘之夫妇。之后她们赴京，拜望舅父廖承志。关于生活费问题，廖承志代表宋庆龄基金会征求戴成功的意见，并决定每月由宋庆龄基金会拨给她生活补贴一万元港币。

1991年4月9日，戴成功在三天前摔成重伤，终因严重糖尿病引起肾功能极度衰竭，不幸在澳门镜湖医院逝世，享年69岁。4月12日《澳门日报》报道了戴成功病逝并举行丧礼的消息。报道说，戴成功生前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统一，于上世纪80年代担任广东省政协委员。戴成功入院救治期间，内地有关方面和镜湖医院对她关怀备至。广东省政协主席吴南生委托省政协常委许世元代表他到医院探望，新华社澳门分社也派协调部负责人探望了戴成功。

4月12日，澳门各界人士在镜湖殡仪馆隆重举行戴成功出殡仪式，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港澳办、广东省政协、新华社香港分社和澳门分社的负责人都送了花圈。司徒倩主持追悼会并作为亲属代表在仪式上致答谢辞。戴成功的遗体火化后，骨灰保存在司徒倩在澳门的家中。

2010年8月12日的《深圳特区报》发表《孙中山家族文物落户深圳揭秘》一文，记述戴成功收藏的孙中山家族文物由孙婉的干女儿、美籍华人司徒倩女士捐赠给深圳中英街历史博物馆。

同和里

王承志

17.全面分析我的耳朵

正说着，阿四头冲了进来。大块头用铜茶壶朝前一挡，阿四头慌忙倒退，骂道：“死大块头让开。你要是溅出一滴烫到我，我就朝你灶头里撒尿。”大块头放下铜茶壶，拿起一把夹煤块的火钳说：“你撒呀，你要是撒一泡，我算你狠，我也不客气，把你这只小东西钳下来。”说罢把火钳的嘴巴张了张。那些个茶客都笑得满嘴喷茶，乐不可支。阿四头看到火钳怕的，笑着说：“大块头老伯伯，我娘看到你还要喊你一声大阿哥，我怎么敢惹你？跟你开玩笑的。你让开，我找这只猪耳朵算账。以后我家要泡开水，就到你这里来泡，让你发财。”大块头说：“发你娘的财。欠了我十几壶开水还没给过一分铜钿呢。你也老大不小了，成天欺负人，什么坏事你都有份。这条马路两边的人家，哪个不恨你恨得要剥你皮。你也就是不够年龄，够不上劳动教养，否则人民政府早就把你收进去了。这个是楼上好婆的亲戚，人家难得来，比你小，你就欺负他，还骂人家是猪耳朵。你看看你的耳朵，什么里的东西！又小又瘪，像只踏扁塌的馄饨。你看看人家的。大耳朵，过来。”有大块头保护，我怕啥。我挺身上前，头也尽量抬高，方便大家观看。大块头说：“看看，这两只耳朵多少大，多少肥，多少厚实，多少威风。摸摸看，肉头厚吧？”

果真有不少茶客纷纷起座，来摸，来看，赞不绝口。有个人说：“我在混堂里给人扦脚。裕德池，上海滩有名气的。我一天要扦多少脚。廿几年下来，我都记不清一共扦过多少脚了。我啥个耳朵没看到过，看来看去，没有啥人的耳朵可以跟这位小阿弟比。大啊，实在是大。”

旁边一个酒糟鼻头拍拍他肩胛，说：“阿三，你省点力气好吧。你在混堂里是扦人家的脚，又不是扦人家的耳朵。你要讲你这廿几年下来，看到过多少鸡眼，老茧，老烂脚，老脚癣，大脚疯，我相信。你讲看人家的耳朵，还不把人家脚上的肉都扦下来啊？”那个叫阿三的被酒糟鼻头说得面孔通红。酒糟鼻头继续发言，说，“要讲耳朵，应该轮到我来讲。我从我阿爸手里接过这副剃头担子多少年？四十年。来来往往的客人多少，剃头剃过多少，修面修过多少，剪鼻毛剪过多少，推落枕推过多少，下巴脱臼我敲上去多少，什么样的头我没摸过？哪一个人的耳朵敢不让我摸？只要你坐上我的剃头椅子，只要是你头上的零件，我想摸哪里就摸哪里，随便摸。要我讲，这么福相的耳朵，大概只有三国的时候出过一次，刘备，刘玄德，刘皇叔。这位小阿弟，将来不得了哦。你看这肉墩墩的耳垂子，就是吊一铅桶水也不碍事，拉不豁。还有这耳朵的轮廓，整齐吧，挺括吧。像道门一样，还不是一般的门，是以前有铜钿人家的黑漆大门，三寸厚的木头，上面装铜环打铜钉的，撞也撞不坏。你看这耳朵根子，凸得高吧，硬扎吧。以后结婚，不会怕老婆，老婆服服帖帖。还有耳朵背面这一层老垢，黑里透亮，细细交剥下来，一大张，当馄饨皮子，包一只大馄饨还不会漏馅子。再看看耳朵洞，耳朵洞大吧，外面挡了道屏风，肉屏风，看进去又宽敞又亮堂，就像是间大厢房，装福气的，除了装福气，耳朵屎想装多少装多少。”

从那以后，对于我的耳朵，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这样全面系统的分析评价。

酒糟鼻头说到这里，技痒难熬，拿出耳扒子，替我掏耳朵。我娘死后，再也没有人为我掏过耳朵。酒糟鼻头淅淅沥沥掏出了不少陈货，掏得十分过瘾。

大块头对阿四头说：“听到了吧，这两只耳朵，多少有名堂。你要是再敢对这个小阿弟伸狗脚爪，当心我从你身上钳一块下来。”

阿四头被骂得一点脾气也没有了，萎头萎脑地走了。

我逃出去那天晚上，小皮匠倒是去几个路口看了看，没听说有小孩被车撞了，就放心回家收拾残局了。我以后的那些出逃，小皮匠就当是家常便饭了，好像男孩到了这个年纪，逃是正常的，不逃反而是不正常的。他赔了二层阁阿仙家十七只煤饼。那些碎了的煤饼，小皮匠敲敲碎，拌上水，搓成一只只煤球，一点也没浪费，所以实际损失并不大。我估计煤饼其实没有碎这么多，毛头活过来以后又有意敲碎几只，目的是在小皮匠敲我的楦头上增加些分量。